

文学新锐丛书

亲情爱情感动天地

蓝昊著

科幻悬疑惊悚小说

# 克隆

作家出版社



蓝昊  
著

# 克隆谷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克隆谷/蓝昊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6.6

(文学新锐丛书)

ISBN 7-5063-3654-5

I. 克… II. 蓝…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7937 号

## 克 隆 谷

作者: 蓝 昊

责任编辑: 李明宇

装帧设计: 视觉共振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字数: 180 千

印张: 5.75

版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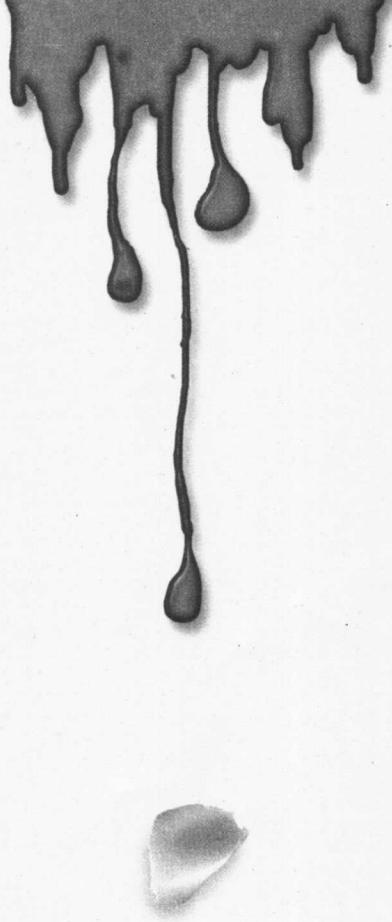
ISBN 7-5063-3654-5

定价: 1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1   | 灾难    |
| 第二章 | 34  | 隆谷    |
| 第三章 | 88  | 罪恶    |
| 第四章 | 133 | 毁灭与完美 |
| 后 记 | 173 |       |



## 第一章 灾难

在漫天的玫瑰花雨的沐浴中，一个卓越的医学博士嫁给了一个大财团的总裁，她悄悄地说，她要造就天底下最聪明、最漂亮、最帅气的孩子。当玫瑰花瓣纷纷飘落，只有残存的艳丽的时候，她开始集尽天地间所有的超智慧造就了我，之后，她完全沉浸在一种新生命孕育的喜悦中，她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可怕的灾难怎么会跟这个小生命沾上边。九个月后，我——一个聪明绝顶的孩子降生了。

迷迷糊糊中，我仿佛穿越了一个红色的屏障，紧接着出现在眼前的是白色的光亮，我急不可耐又好奇地看着这个陌生的世界。

一个小时后，我会向一个满身水雾的女人笑；两个小时后，我坐了起来，伸出小手向她身边的男人致意；三个小时后，我颤颤巍巍地站立起来；四个小时后，我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五个小时后，我说话了，讲了我在宫中游泳的感受；六个小时后，我从婴儿车上跳了下来，跑到那个女人的怀里，把她那散落的头发轻轻地扶到头上，轻轻地为她擦拭脸上的汗水！然后，我就躺在这个女人无限温暖的怀抱里，安静地仰视着她，听着她轻声梦语般：小宝宝，你知道吗？你来自人类最精华的智慧，

你很快就会长成潇洒帅气的大小伙子，你是妈妈造就的未来的世界之巅，你知道吗？

这时，一双颤抖的大手把我接过去，紧紧地抱在怀里。我疑惑地看着这个满脸黑胡子茬的男人，他声音沙哑地说：“我们武家终于有后代了，终于有了后代了！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期盼，是我们武氏财团终于有接班人了！终于有接班人了！……”然后，我的脸就遭到了黑胡子的人侵，黏糊糊的泪水也在我的脸上纵横，我哇地大叫，逃到女人的怀里。

“文慧。”我看着男人蹲在抱着我的女人身边说着，那声音沉重得更加沙哑而异样，“我的爱妻，大博士！你是我们武家的大功臣啊，你这拯救生命的高手，不错，也为我们武氏创造了如此一个新生命，你帮我完成了我父亲的遗愿，这回他可以在九泉之下瞑目了……唉！你知道，我们武家的五个儿子，四个都不能生育，也都相继去世，父亲责令我一定要有后啊……我的爱妻，这可是我们武家的单传啊……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啊，你不知道……”

说着，男人泪水纵横交错地顺着脸颊流淌，也许，他预感到在儿子降临世间的大喜日子自己却泪水横流太不吉利，他强忍着控制着自己把泪水咽回去了。

“瞧你！”女人娇羞地嗔怪着说，“你是一个大孝子，天下共知，都这个年代了，还那么传统啊……要说功臣，创造生命，当属你才是，要不是你修建克隆谷怎么会让那么多的生命有了新生呢，只是那无数的亡灵……”

女人突然哑口，快乐的心情似乎被悄无声息的鬼魂夺走般，我注视到了女人的脸上掠过一种难言的悲哀，正贴着她胸口的我，感受到了一股冷峻的风正剧烈地掠过她的心房，那飞扬的鲜血似乎正铺天盖地向我扑来……突然，她的目光和我相对，她那轻轻按抚胸口的手在我的小脸上拍拍，眼里噙满泪花……



“武旻，未论功过是非，儿子是我们的爱情结晶！真的，你看他多么聪明啊……想想，你看给儿子取个什么名字？”

就这一天开始，我知道我的父亲叫武旻，母亲叫文慧，而我叫武文字。正如这个名字涵盖了夫妻二人的姓氏一样，我是他们二位的共同所有，他们向往我在浩瀚的天宇中自由自在地生活……然而，一切并不是他们想像的那样……

我一直快乐地、安全地活到了八岁，没有任何悲哀的事情发生。这一天傍晚，我心里焦急，急匆匆地赶着去妈妈医院的实验室，天空却突然阴沉下来，瞬间电闪雷鸣，大雨滂沱，一团幽灵似的闪电在我的眼前炸裂，我不禁一个寒战，与此同时，一个小孩子恐惧的大哭的声音也随之飘来，于是，我定睛看去，原来是妈妈的一个同事的儿子——比我大一岁。我走上前去，牵着他的手说，别怕，跟我走吧……我牵着他就好像我是他的长辈，因为此时的我所拥有的是同龄的孩子所不曾拥有的健壮的体魄——别看我才八岁，可我现在已经和十八岁的青年没什么区别了……

“妈妈——”

我叫了一声，没有人答应，于是，在灰暗的天光下，我走进了她的实验室。这可不是一般的实验室，靠近墙壁的架子上，一个个圆柱形的玻璃瓶里面浸泡着人的器官，一个个眼珠子像乒乓球，永远没有眼皮的遮拦，永远都瞪着你怒目而视。窗外一道蓝色的闪电划过，一切在蓝色的荧光下似乎飘动起来——你不知道这里有多么的阴森恐怖！我身后的小男孩紧抓着我的衣服，那颤抖的震动频率不断地传到我的身上，我刚要回身安慰他一下，他却怪叫着飞快跑了出去……

“谁啊？”

灯，突然亮了，穿着惨白色医用大褂的妈妈从这些标本架子的深处走来，手里拿着一个人的头骨，没有皮肉包裹的牙齿狰狞地裸露着。

“妈妈，”我镇定如平常一样地说，“是我，刚才那孩子是里边那个阿姨的孩子，被你这里的人体器官标本吓跑了……呵呵……”

“你看，可别以为谁都像你一样习惯了这里的一切。”妈妈有些担忧地望望门口说，“可别把他吓坏了……”

“妈妈，”我突然想起了什么，于是说道，“爸爸今天出差回来，我们已经好多天没看到他了。我特地来找您，刚才一路上我就在猜想你是否去克隆谷啦，我真担心你又要失踪几天让我不知道到哪里找你呢，还好，我们早点回家吧……”

“可是，”妈妈犹豫了一下，“我这里……”

“我知道，妈妈，你要告诉我你忙，”我着急地说，“可是，我很想念爸爸，爸爸也很想念你啊……”

妈妈的脸上即刻漾起幸福的微笑，她瞧瞧我说：“好吧，宇儿，我们回家。”

妈妈驾车，我坐在她的身边——我经常坐在她的身边，对开车的技术我已经非常熟练，今天我却有了跃跃欲试的冲动。

“妈妈，”我说，“我想开车……”

“好啊，”妈妈爽快地对我说，“要说和你同龄的孩子提出这个要求，我不会答应，可是，你不一样，你完全具备成熟青年人的体质，嗯，我想，可以，不过，你要先考驾照啊……”

“可是，妈妈，”我打断妈妈的话，“我的身份证上显示的我只有八岁，还没到法定的年龄呢……”

“对，对，没错！”妈妈眼角的余光慈爱地扫了我一眼，她笑了，“你这副形体，连我都以为你已经十八岁了……”



大雨还在下着，雷电时而光顾身边，此时一道蓝色的闪电照亮了前方，我们依稀地看到在碧绿的树丛中，一座原本美丽的别墅的轮廓在蓝光中竟显得有点异常恐怖，点点滴滴橘黄色的灯光若隐若现，又好似游移的魂灵。

“妈妈，”我说，“你看我们的海滨别墅在这样风雨交加的夜晚却是别有一番神秘的感觉，爸爸肯定已经到家了，并且在厨房为我们烧菜呢！”

果真如我所料，我们进门的时候，爸爸正在厨房里忙着。爸爸每次出差回来，都要亲手为我和妈妈做上一顿丰盛的晚宴，这是他特有的对妻子和儿子的爱和思念的表达方式，今晚也不例外。

我正快乐地在餐厅吧台挑选餐具，突然，一道闪电把窗外的天空分割成几块，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那蓝色的闪光照亮了那扇神秘的门——那扇父母从来不允许我进去的门，此时那扇门更加耀眼而神秘。我不由得向那个门走去，我一直都想瞧瞧那门里面究竟有什么？为什么他们那样坚决地不让我去。我悄悄向厨房探头窥视，他们都在忙着，我就蹑手蹑脚地移到了门边。我刚要伸手去推，这时一个闪电无声无息地突然闪亮，一个张牙舞爪的阴影刹那间印在门上，刹那间鬼魂般地消失了，我悚然一惊，立刻回头向窗外望去，可是窗外什么都没有！

“文字，”妈妈的声音从厨房传来，“文字——”

我一步跳回了吧台边，然后扬声回答，“我在这儿呢。”

“吃饭了，”妈妈满脸笑容地推着移动餐桌来到餐厅，“瞧瞧你爸爸的手艺见长啊……”

于是，爸爸、妈妈和我就在餐桌边坐下开始晚餐。爸爸还是用他那让我羡慕的赞赏的目光抚爱着妈妈，而妈妈的温柔仿佛是餐桌上永远芳香的玫瑰，是那般柔美而多情。而我佯装吃饭，眼角却又不自觉地碰到那扇神秘的门，那影子是谁？我是



否看花眼了？

“文字，”妈妈突然问，“你在干什么？想什么心事吗？”

爸爸却突然大笑起来，“心事，他会有什么心事啊？一个才八岁的小孩子，不过，还是你这个博士伟大，他八岁，你看看，他长得这么魁梧健壮和十八岁没什么差别啊，来，亲爱的，我敬你一杯，我由衷地感谢你，为我们武家……”

又一道闪电照亮窗外的海滨，蓝色的荧光淹没了爸爸的话，一个黑色的影子也随即落在落地式玻璃门上。

“外面有人！”我悚然一惊，脱口而出。我的话音还没落地，门铃却急促地响了起来。

妈妈转身去看门口电子监控屏幕，然后，她笑笑说：“别紧张，一个客人。”

她按了下门的遥控器，门开了，闪进来一个穿着黑色雨衣的男人。这男人是络腮胡须，好像有好几天没刮了，仿佛越狱出逃的劳改犯，妈妈却热情地请他到客厅坐下。此时，爸爸也走过去邀请他，可那个男人却好像被钉子钉在了原地一样。

“对不起！”那个男人断断续续地说，“对不起……打扰你们了。”

“出什么事了吗？”母亲的神色立刻焦急起来，“出现……”

“哦，不不不……”那个男人赶紧说，“没事，没事！我今天是来感谢您的……恩人啊……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呢……我现在是……我很激动，您看我的女儿已经好了，她这么快就恢复了，我……高兴，特带着她来看望您，谢谢您……谢谢您……”

那个男人满脸是水，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从他的话语中，我感受到他是那么激动。此时的我也平静下来，我明白了，这又是一个不速之客，就像从前经常光顾我家的人一样，要么是病人，要么是病人的家属，只是，今天的这个男人激动的表达方式似乎有悖常理。此时，我忽然看到男人



那宽大的雨衣下面出现了一个小女孩，睁着一双凄楚而又不失灵性的大眼睛在张望着，我的目光刚好和她的目光相遇，在我的心底瞬间闪现一种从未有过的怜悯，我又忍不住望了她一眼，豁然发觉她很可爱，不知道为什么，我慌忙收回我的目光。

他们走了以后，我忍不住好奇地问妈妈。

“妈妈，”我问，“刚才那个女孩得的是什么病？”

“心脏病，差点死了……”

“你怎么救活他的？”

“换心脏。”

“换心脏！换的心脏从哪里来？从活人身上取出来的吗？那个被取心脏的人不是要被杀死吗？”

“唔，不……我生产的……哦，不，来自克隆谷……”

“哦，又是克隆谷！妈妈……你……能带我去克隆谷吗？”

“不，儿子，我跟你说过多次了，那是一个极端恐怖的地方，我不能带你去……”

“我就知道你又要这样回绝我，”我执拗地说，“可我就想知道克隆谷究竟是什么地方，究竟在哪里。”

我的目光转向爸爸，向他求救，可是爸爸却告诉我说，“我可爱的儿子，克隆谷的确非常恐怖，你妈妈说得没错，我还真怕吓坏了我的宝贝儿子，听妈妈的话，好吧？我们不去管克隆谷，克隆谷哪有玩具好玩啊？明天我给你买玩具……”

“不，爸爸，”我坚持说，“我不要玩具，我就要知道克隆谷，我还想去克隆谷呢……”

“不行！”爸爸显然有点急了，我还从来没有看到爸爸如此焦急的样子，“你是我们武家的根儿，那地方太恐怖，我不允许你去！”

“可是，”我小声地嘀咕着，“妈妈怎么不害怕，她为什么经常去那里？”



“好了，好了，”妈妈走到我的身边说，“听爸爸的啊，明天给你买赛车，好多好多的赛车！”

虽然我只八岁，可我知道父母的秉性，所以，我不再坚持。我默默地回到我的卧室，躺在床上，可我根本无法入睡，无数个问号在我的眼前舞蹈着。

克隆谷究竟是什么？

有那么神秘吗？

有什么恐怖的东西？

有什么骇人听闻的事情发生吗？

换心脏，难道要杀人吗？

不杀人，心脏从哪里来？

.....

艾莉阿姨又向我家走来，我恨不能用目光把她压扁在门的缝隙外，而妈妈总是很客气地让她进来，每一次，我心中都充满无限的哀怨。

“妈妈，她好像是灾难的使者，每一次，你都会跟她走。”

“宇儿，她是妈妈的助手，妈妈的学生，你知道吗？艾莉阿姨可能干呢！”

每当这个时候，这个瘦削的艾莉阿姨总是仰起脸，用一种胜利者的骄傲神态，诡秘地看着我笑。我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她，然后，她就毕恭毕敬地跟随妈妈进入了餐厅旁边的那扇神秘的门——我从来没有进去的门——妈妈从来没有让我进去过。一会儿，妈妈出来对我说，妈妈要去工作了。我说，又是去克隆谷吧。妈妈点点头说，乖儿子，你是最聪明、最可爱、最听话的孩子，你看，你已经像个青年人了，青年人的思想也要成熟，是吧？然后，她扬起手来，轻柔地拍拍我的肩膀，你看看，爸爸给你买的好多好多的赛车，你还没有拼装完吧？



是，我回答妈妈。那扇神秘的门关上了，妈妈和艾莉阿姨就从我的眼前消失了。我死命地盯着这扇门，它好像鬼门关，又把我和妈妈相隔离开。人就是很奇怪，越是不让你知道的事情，你就越是想知道，我悄悄地移到那扇门前，手试探着去推那扇门。门没有丝毫的震动，大厅里却回荡着一个扬声器里放大的声音，我悚然一惊。

“好儿子，听话，不要去开门，妈妈很快就会回来的。”

我就这样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走回到大厅里面对着雪白的墙壁。我的手脚时刻都不老实，像所有八岁的男孩子一样，对世界充满好奇，因而特别想尝试着亲自塑造一个东西，比如地球什么的。我特别偏爱赛车，不是爱它跑得快，而是喜欢把赛车的马达拆卸下来，再安装在自制的飞机上，然而，飞机从来没有飞起来过。

我不甘心，望着窗外的蓝天遐想，天空的风筝若隐若现，让我忽然想起了探空气球，对，它也能飞，可是，马达装好后，它还是没有飞起来，我又想起了它原有的动能，火。于是，我点燃了火，看着黄中透蓝的火舌，在吞吐着，越来越高，气球就要飞起来了，我忘乎所以，高兴得跳了一圈，随着我的身体从空中落下，我的笑容很快地凝固了，我看到那红色的火焰向我扑来，跳动的火舌仿佛是一条条变形的手臂，拼命地向我伸来，就要抓到我的手了，我转身飞奔，懵懵懂懂中，自动报警器锐利的鸣声混杂着一股热浪拥裹了我，我回头一看，眼前一片红光，所有的家具都在红光中晃动，群魔乱舞般，我大叫一声，一头钻进被子里，耳朵里塞满了从被子外面传来的沉闷的嘈杂声，与此同时，我的身体撕裂般的剧痛，我仿佛掉入宇宙空洞，眼前一片黑暗……

黛黑的苍穹里，月光如千万把利刃，苍白而耀眼，纷纷扎



入大海的深处，又被凶猛地反弹，无力地飘浮起来，毫无生息地躺在海面上，任凭黑色的海浪，从天边涌来，一道道残忍地分割着它们，起起伏浮……

我仿佛站在泛着惨淡的黄色光芒的海滩上，呆呆地凝望着大海。海水紧紧地咬着我的双腿，肆虐而猖狂。我低头看着光洁的肌肤，隐隐约约新生的汗毛，仿佛审视着另外一个躯体，尖锐的痛楚从腿上直刺心头，我的脸上蠕动着的是不是泪，而是从心底流淌的血……

天空中飘来一个惊心动魄的声音，由远而近……

阳光下的大海是美丽的，没有利刃，没有黑色，只有蓝色的海水如玉，白色的浪花如雪，回去吧，看看明天的朝阳，那是一种生的希望……

我悚然一惊，四处寻觅，那声音渐渐远去，苍茫的夜空更加空茫。

那残留的声音在我耳边回荡，海面上似乎真的升起了一轮朝阳，阳光如血，染红了天空，染红了大海，染红了我的周身，倾泻着红色的光芒缓缓地变成了跳动的火焰，海面上、沙滩上，层层叠叠，到处都是扭动的火舌，而我又似乎到处寻找着屏障，然而，我再也找不到任何东西……黑色的海面上响起了歇斯底里的大叫，那凄厉的声音仿佛又回荡在天地之间……

我就是这样大叫大喊着，可是喉咙仿佛被人猛力扼住，好不容易挣扎着醒来，朦胧的视野中出现了妈妈、爸爸。他们都满面泪痕，苍凉荒芜，看到我睁开眼睛，先是一阵惊喜，而后，更深的忧郁隐藏在眼眸的深处，那股寒冷如冰剑插入千年冰雪中难以融化。

“我在哪儿？”我问。

回答我的只有周遭的沉寂。雪白的墙壁和白色的天光，这



是我来到人世间第一眼看到的东西，我永生难忘。我的意识清醒了，我想起床，刚欲伸出手臂支撑身体，可是，一阵剧痛迫使我又躺了下去。

我看到，我的脖子以下全是白色的绷带，醒目而耀眼，纱布的边缘惟独剩下两个完好无损的手和小臂。我豁然明白了，火光之中，那被子包住了我的头、颈和抱头的两只手。

窗外的海浪汹涌奔腾，潮水暴涨，一只海鸥凄厉的悲鸣声划过我的床前，又远去了，妈妈的双手就在这声音中颤抖不堪，她轻轻地抚摸着我还完好无损的面额，泪珠一颗一颗地滚落。

“妈妈，我不小心……”

“对不起，我的宇儿，妈妈不该留下你一个人，妈妈以为你已经长大了，可是……妈妈对不起你……”

泪水阻塞了妈妈的喉咙。爸爸默默地叹息。

这时，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走进我的房间，她仔细检查了一下已经清醒的我，口里却不停地念叨，“万幸，小命算保住了，小命算保住了，可，唉——”

这声隐忧的叹息令我毛骨悚然，我的大脑神经传导给全身的信号，刺激我的周身，彻骨的疼痛令我大叫一声。

我的叫声尖厉，仿佛一把尖刀刺进妈妈的心脏，我看到她痛苦万状，浑身剧烈地颤抖，我忍住，不再大叫，假寐。

稍后，医生离开了房间，妈妈和爸爸都跟了出去，在门口，他们在争论着。

“过几天进行植皮手术，可以吗？”

“恐怕不行，博士。你知道，他全身体无完肤，并且大面积烧伤深切入骨，已经无法植皮。”

“可是，将来漫长的人生之路，他可怎么走啊？我实在不忍心让他永远这样……是我害了他，我不该……”

“我们，再生一个孩子吧，我们好好地把他养大……他已经

废了……”

“不，我再生一个，只能让我们的生活有一份乐趣，当然，我们也许能够共享天伦之乐，可是，永远解决不了我的宇儿的悲哀……”

“可是，我们武家不能断后啊，我们武氏财团要有继承人啊……我不能对不起九泉之下的父母和兄长们……”

“可是……嗯，我想办法，别的办法……”

我的泪水从睫毛的缝隙中奔腾而出，如窗外滔天的海浪。我知道，那海浪底下是妈妈无际莫测的爱，妈妈不知道有多爱我，妈妈，好爱我……

冬日的早晨，漫天迷蒙，大雪飞扬。我疾走在厚重积雪的海滩边，任凭风雪戏弄空荡的裤管，一个一个趑趄，我终于摔倒了。白茫茫的雪地里，一个黑色的影子逐渐地靠近我，她来到我身边的时候，眉毛、头发挂满一层一层的雪花，在汗水、泪水的蒸腾中，结成晶莹剔透的冰凌。

“宇儿，你听妈妈说，你穿上这身特制的补形衣服，就和正常人一样了。”

我无言，眼睛望着大海，片片雪花被永不停息的海浪吞噬着。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画面，片片雪花聚拢连连，簇拥结冰，封喉了大海。

好，结冰了，我就可以离开这个世界，走向海那边另外的一个世界。我迷蒙的眼前出现的其实不是大海，而是妈妈脸上又结成的新的脆弱的冰凌。

“宇儿，你穿上它，没有人会看出你的伤痕，你就可以去逛街、可以去上学，没有人会恐惧你，没有人会躲避你，没有人……”



母亲的哽咽声被天空中一个孤独的海鸥的鸣叫声打破，那叫声惨烈悠长，划破晨空。它的翅膀沉重结满冰凌，盘旋了两圈，终于一头扎入大海深处。一个生灵就这样消逝了。

“不，我的字儿，妈妈会让你好起来，妈妈会重塑你的身体，妈妈会让你变成从前的模样，妈妈会的，孩子，你暂时穿上它，好吗？”

妈妈的话仿佛一道冲天巨剑，划破了灰沉沉的乌云，一缕阳光穿云斜泻。

“妈妈，我真的会恢复从前的模样吗？”

“会的！相信我，我的儿子！我用我的生命去保证你！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你受了伤，我也痛！心更痛！我正在努力，那需要时间，你还是暂时先穿上这衣服，好吗？妈妈保证还你本色……”

我终于在母亲的泪水中看到了依稀的希望，默默地接过了那套特制的补形衣。

我默默地掀开了被子，看着全身上下起伏不平的山峦沟壑，纵横交错中裸露的骨头似千年的冰川一样泛着惨白，凸起的肌肉又好似座座正在喷发的活火山，咆哮的岩浆四处奔流突然固化……每每我躲在无人知晓的暗处，看着这些白骨嶙峋、粉红色的肌肉翻卷着的时候，我的心底总是忍受着一片荆棘刺过的痛楚……我默默地把那件特制的补形衣穿上，又默默地套上了正常人的衣服……

这样的穿着伴随我十年，而这一年，我真的十八岁了。

十年的光阴，无数的事情在我的手边溜走了，惟独那次火灾，给我心灵的重创让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从那个时候，我就特别害怕红色，特别是那种飘动的温暖的红色更是让我寒冷彻骨。在我的家里，所有的红色的东西都被驱逐出境，哪怕是价